



伊朗壁画——阿巴斯一世在宴请客人

伊斯法罕——伊朗的“半个天下”

提到伊斯法罕，人们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伊朗核试验场。但其实，它更是一个优雅而美妙的古都。

◎夏时



灰扑扑的庭院，半坍塌而且墙皮剥落的围墙，这座在伊斯法罕迷宫般的小巷中的破败房屋很难让人联想到帝国旧都曾经的光辉岁月。突然，不远处墙头上的泥瓦工挥舞着手里的泥灰刀冲我大声打招呼。在他们的身后，修葺一新的一块墙壁已经用绿色、蓝色、黄色绘制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傳統花纹，仿佛告诉我，这座房子曾经也在这正午的阳光下闪耀着明朗的光芒。

重拾历史尘埃中的珍宝

我爬上墙头，跟两位泥瓦工哈米德和梅尔达聊起天来。他们其实是两位伊朗艺术家，有自己的工作室，现在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把这座17世纪的老房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在这座房子墙上的花纹和马赛克装饰

画闪闪发光的时候，伊斯法罕是一个比伦敦更广大，比巴黎更时尚，比伊斯坦布尔更宏伟的城市：城市的河流上跨着弧度优美的桥梁，衣着华丽的骑士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玩马球，无数的穹顶、尖塔在城市的天际线上刻画出他们精美的轮廓，来自欧洲、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的客商们在波斯帝国的集市上川流不息……这就是17世纪的伊朗，这就是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达奥克萨萨斯河（今阿富汗境内）的波斯帝国。帝都的繁盛为它赢得了“伊斯法罕半天下”的美名。

18世纪初，战乱使得伊斯法罕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新的统治者最终将都城迁往德黑兰。“半个天下”就这样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很多历史遗迹也因此悄悄地保存下来，英国旅行者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1933年至1934年在伊朗旅行时写道：

“在伊斯法罕，这些遗迹用几个月来探寻都

不够。很多建筑看起来都有雅典和罗马的风格，我想这大概是人类的共通之处吧。”

今天，这座城市是伊朗的第三大城市，但它更多是以伊朗核试验场而为人所知，而不是以优雅和美妙的古都而闻名。就像世界上的许多古都一样，那些曾经装饰过城市天际线的建筑能从蒙古骑兵铁蹄下和阿富汗部族的入侵中幸存，却不能幸免于现代的城市发展和人们的忽视。

哈密德和梅尔达是新一代的伊斯法罕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修复老建筑，还有重塑这个城市的辉煌。在庭院一个阴凉的穹顶下，我看到了他们的又一成果。粉刷成白色的穹顶上用钟乳石镶出扇形的样子，墙壁上绘着一片宁静的花园，里面绽放着金色的玫瑰（在波斯语中，天堂的意思就是“围墙里的花园”）。“我喜欢这个工作，”一个正在给一朵玫瑰上色的年轻学生说，“我对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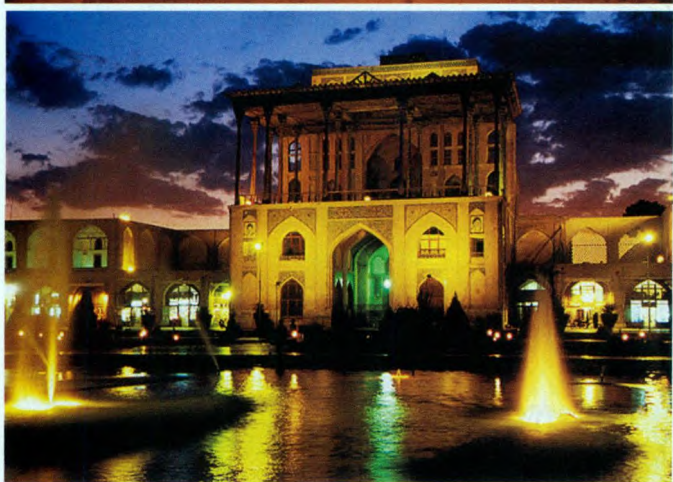
些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他们正在修葺的房子大概属于当年一个有钱的商人或是官员，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曾被多次改造。“为了美观和实用并重”，哈密德告诉我。这座房子是典型的伊朗风格，一个入口通往中心庭院，庭院的两边是房间，中间是有很大窗户的客厅。不过在两伊战争中，这座房子遭到了破坏。“想要恢复它的原貌很困难。比如那些彩色玻璃拼成的窗户就需要掌握这门专业技术的人，幸好伊斯法罕还剩下几个老师傅。还有你看到的那个镶嵌着钟乳石的穹顶，5个工匠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做好。”

38岁的哈密德是古建筑修复和壁画保护的专家，有多年修葺17世纪建筑和壁画的经验。他的同事，43岁的梅尔达则在圣彼得堡学习过艺术史和古建筑修复。两个人一起开办了他们的工作室，并且将这座房子买了下来，对它进行修复。他们打算以后

伊斯法罕四十四柱宫（Chehel Sotun）的花园





上：伊斯法罕的巴扎 下：阿里卡普宫



将这座房子作为一个传统的伊朗茶馆，让它成为展示伊斯法罕手工艺品、音乐和建筑艺术的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到最纯正的伊朗风情。不过要想修好它大概需要5年多的时间。”

“半个天下”的兴衰

伊斯法罕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经过这里的公路穿过东伊朗，连接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里海北部和波斯湾南部。因此这里是商人、朝圣者和行军队伍的必经之地。同时这里气候宜人，温和而不干燥，难怪它分别在11世纪至12世纪和16世纪末至18世纪成为两个王朝的首都。它的历史也像正弦曲线一般交织着神话般的繁荣和灾难性的萧条。

这座城市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在11世纪，中亚来的突厥人建立起了波斯塞尔柱王朝，将伊斯法罕作为自己的首都。我站在他们留下的广场上，望着广场尽头面朝麦加方向的星期五清真寺（Friday Mosque）。清真寺两边耸立的两个将近20米高的穹顶看起来有一种神圣的美丽。

不同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或者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工匠们在修建这座清真寺的时候并没有进行任何测算和绘图，凭借的仅仅是他们的感觉和积累下来的数学与建筑学知识。一位建筑学家在对北边的穹顶进行测算之后发现它所有数据的精确程度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仍然是难得一见的。这个穹顶据说受到了波斯著名的诗人、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ám）的影响，

甚至可能是由他设计的。他在1073年曾被邀请到伊斯法罕来为苏丹担任天文和制定历法方面的职务，并且早于哥白尼500多年就提出了日心说的论断。

一个世纪后的1228年，蒙古的军队来了。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伊斯法罕在无休止的教派斗争和蒙古的入侵中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一位阿拉伯的旅行者写道：“伊斯法罕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可是它的大部分已经被毁掉了。”可虽然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蒙古的铁蹄下丧生，城市也被毁坏，那些宏伟的建筑却神奇地保留了下来。

转眼到了波斯萨法维王朝时期（公元1502~1722年），伊斯法罕又成为了王朝的宠儿，萨法维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 公元1588~1629年在



黄昏的伊玛目广场

位)将这里定为自己的首都。这个像同时期的俄国的伊凡雷帝一样暴戾、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一样精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一样奢侈的君主把伊斯法罕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这位统治者引进亚美尼亚的商人和工匠,欢迎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徒,宽容地对待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和拜火教的教徒。细密画、手织地毯、珠宝镶嵌、陶艺……手工艺在这座新兴的都城里尽情发展着,让这座城市熠熠生辉。

1629年,阿巴斯一世结束了他长达42年的统治。除了一个强大的波斯帝国,他还留下了一个在欧亚大陆上绝无仅有的都城。法国考古学家和建筑师安德烈·戈达尔(André Godard)20世纪初曾在伊朗生活过,他写道:“阿巴斯的伊斯法罕是一个

比凡尔赛宫还要早半个世纪,而且更为宏伟而全面的计划。”的确,到17世纪中叶,这个计划催生出了一个拥有6万多人口、163个清真寺、48个宗教学校、1801个各色商铺、263个公共浴池的大城市。整齐街道有40多米宽,道路中间的水渠潺潺流淌着清澈的水。两旁的梧桐树下,玛瑙盆里种满了娇艳的玫瑰。“花园中精美的亭台和长廊处处闪耀着工匠们的无穷的创意,他们毫不吝啬地在上展现着实力,并且好像在和别人比拼一样。”一位当时到达过伊斯法罕的欧洲旅人写道。

这种奢华和富贵持续了一个世纪,一直到阿富汗部族1722年袭来时。阿富汗军队包围了这座城市近6个月,城中的妇女们四处兜售她们的珠宝首饰却换不来一块面

包,到最后城中已经达到人相食的地步。8000多人饿死了,城破了,但是阿富汗军队却几乎没有对城市进行破坏。反而是不久之后迁都德黑兰的行动动摇了伊斯法罕的根基,让这座城市就此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渐渐破败下去。

伊玛目广场

一个安静的早晨,我躺在伊玛目广场(Meidam Imam)的长椅上,耳朵里似乎只有喷泉的声音。这个巨大的矩形广场上人并不多,显得有些空旷。一个当地的大学生开始跟我聊起天来。就像很多伊朗人那样,他抱怨着通货膨胀、腐败和政治问题,还担心着美国可能的入侵。“我们可不想成为第二个伊拉克。”他说。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数学系的学生,他的专业在以后似乎没什么前途。而他的梦想是去迪拜、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寻找他的未来。

4个世纪以前,这个广场是一个繁荣而和平的帝国首都的心脏地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商队、使节。托马斯·赫伯特写道:“毫无疑问,这个广场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之一。”1627至1629年,他是英国驻波斯使节的秘书,因此见证了伊玛目广场曾经的辉煌。

这座广场大约长500米,宽16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但是和莫斯科的红场或天安门广场不同,这个广场的功能更为多样。它有时候用来检阅军队;有时候用来开会;有时候是马球场;有时候作为节日的庆祝场所;有时候作为刑场;有时候又作为一个集市。细细的河沙铺垫在这个广场上,异国来的商人们出售着威尼斯来的玻璃、印度的棉布和中国的丝绸,而当地的农民售卖着柴火、铁器和甜瓜。杂技演员们在集市中间表演着他们的绝活儿,小贩们用各种腔调叫卖着,和顾客讨价还价。

在这个广场上,贵族和骑士们展示自己高超的箭术和骑术,进行激烈的马球比赛。有时候国王也会穿着鲜艳华贵的袍服,骑在那匹用珍珠宝石装饰着的良驹上,亲自下场一展身手。

现在,细沙、商队、小贩、骑士早已随风而逝,只留下这片巨大而空旷的广

场。但是在广场的四周，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作为那个逝去年代的回忆。在广场的北面，通过一个巨大拱门就进入到一个有高大穹顶的传统巴扎，这个熙熙攘攘的市场绵延大概有1公里。而在南面，是伊玛目清真寺（Imam Mosque），为了能够面向麦加，清真寺的大门和礼拜堂看起来并不是对称的。在清真寺内部，令人眼花缭乱的马赛克画装饰让整个建筑显得金碧辉煌。广场东侧和西侧，是浅棕色和蓝色的罗特夫拉清真寺（Sheikh Lotf-Allah Mosque）和阿巴斯一世当年的皇宫——阿里卡普宫（Ali Qapu Palace）。罗特夫拉清真寺原来是阿巴斯一世为黎巴嫩来的长老修建的，后来就成为了国王的私人清真寺。阿里卡普宫的二楼有一个由细长的廊柱包围着的宽大平台，有时候为了遮挡阳光，廊柱上会挂上丝绸或者薄挂毯。阿巴斯一世就在这里阅兵或者观看马球比赛。

那些变了的和不变的

伊玛目广场的西侧，是古老的查哈尔巴哈（Chahar Bagh）大街，一直可以通向扎延德河（Zayandeh）上的三十三孔桥。因为走得累了，又打不到车，在这条漂亮闲适的街上我更多感到的是有些心慌。不过一个骑摩托车的中年人解了我的围，示意让我搭他的车。这位先生在汽车的洪流中左腾右挪很是灵巧，只可怜了我的膝盖，好像要被摇下来了。

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在这条老街下面正在修建一条地铁线路。但是很多人认为地铁威胁到了这条大街和历史建筑的安全。

为了避开车流，司机先生拐上了一条人行道。街道两侧绿树成荫，可是在梧桐树下却已经没有了种满玫瑰的玛瑙盆，只有身着牛仔装的男人和虽然身披长袍，却从袍底隐约闪着高跟鞋亮光的女人。而路旁闪烁着霓虹灯，卖着各色时髦货的商店也早已取代了那些精致宁静的花园和亭台。

从步行街上拐下来，我们到了一个集购物中心和写字楼于一体的大厦前。据说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干预过这座楼的修建，称如果这座楼不降低高度就会影响到附近的世界文化遗产伊玛目广场，因此政府不得不减去了两层楼。不过看起来这座高大笨重的现代建筑仍然跟附近的一切格格不入，人们对此也颇为不满。

在距离星期五清真寺不远的阿提克广场，我的司机把我放在了人行道上便匆匆离去了，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谢谢。

这个广场在11世纪时是塞尔柱王朝宫殿的一部分，但是经过了上千年，那些宫室和廊柱早已消失，只有这一片挤满了小商贩、小商店甚至民宅的地方。现在市政府正打算着把清真寺周边的这些“毫无秩序”的建筑拆除，然后对广场进行重建。在官员们看来，外国游客需要现代化的酒店和购物服务，而且这个广场离世界文化遗产和主要的

历史遗迹也足够远，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另外，那些广场附近的危房也确实需要治理。而看中这块广场的开发商们也正跃跃欲试地打算着招商引资，想在这里建造一座54层高的酒店和购物中心，亦或者一些传统餐馆、茶楼和旅馆。

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却有不同想法。“塞尔柱时期留下来的真迹已经所剩无几，而广场上的市场和建筑却已经形成了几百年，本身也是一种遗产，怎么能就这么清除掉呢？”参加了伊玛目广场保护的专家贾巴尔·阿梅利认为。

我很快就要离开了，在动身的前一天，哈密德和梅尔达在伊玛目广场附近的一个传统餐馆为我践行。伊斯法罕人的丰盛宴席一直让他们骄傲非常。1330年，摩洛哥探险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就曾写道：“他们总是互相攀比着谁更富有更奢侈……总是争相展示着自己所有的好东西。”

现在看来似乎还是这样。在暮色降临的伊玛目广场，被轻柔的伊朗音乐包围着，我们盘腿坐在宽大柔软的长椅上，大快朵颐着丰盛而精美的伊朗大餐。我面前的碗里，是一道内容丰富的波斯美味：大碗里有汤、羊肉、面包和蔬菜，旁边放着一个供你将肉菜搗碎的木槌。夕阳正透过彩色玻璃透进来，在餐厅里投射下红色或蓝色的光。眼前的一切似乎可以让人忘却经济的困难、政治的难题、战争的威胁，脑海里只有一个伊斯法罕，一个穿越了千年仍然美丽优雅的伊斯法罕。■

WORLD VISION 世界博览 2008合订本

中国卷（上/下册）72.00元 海外卷（上/下册）72.00元
全册定价：144.00元 电话：010-65233645

